

广场散步的父与子



刘吉训

每天早晨，人们熙熙攘攘来到新元广场。他们中，大多是中老年朋友。在广场上，打太极拳与跳广场舞的人居多。而大多数人是在围着广场上的喷泉快步前行。其中，有少数的老年病人，或拄着拐杖，或用手扶着轮椅，缓慢地挪动。在这里，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用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。

最让人感动的是邻居老赵和他的儿子。老赵今年73岁了，他的儿子少说也得40岁了。两年前，老赵得了脑血栓，留下后遗症，走路很慢，他手中并没有拄拐杖，只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，但很有节奏。他儿子陪在他的身边，看得出来，他儿子是专门陪父亲来散步的。一日

复一日，竭尽孝心，这实在是难能可贵。

老赵和他儿子在广场上缓慢地行走，引来了好多人赞美的目光。是啊，做儿女的日复一日地陪着父亲早晨散步，天天坚持，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。

不说别的，就说那缓慢的速度，急性人也会焦急起来的。更何况，天天如此，来日方长啊。父亲与儿子很少言语，他们之间的交流尽在无言中。儿子在默默地陪着父亲，走得很慢、很慢……但很专心，他在观察着父亲的一举一动，是那样认真，那样一丝不苟，那样真诚。

从他父子俩身边经过的人，都投以赞许、关切、敬佩的目光。父子间虽然无语，却胜似千言万语，让人们在无声中感受着他们的父子亲情。

山东面酱



贺宝璇

清朝年间，山东一个小城镇里的商人姓盖字海，收留了一位叫王福的流浪汉，然后给了王福一笔钱让他做生意。

王福拿着钱到了南方杭州，也没看好一个生意。有一天他在小饭店里吃面条，发现这里的面条相当好吃，面条很少，而卤却非常好，非常香。他便想捎些回去给老爷尝尝。

王福买了十多桶面条，密封好后，雇了辆大车拉回老家。过了十多天，盖海听说王福回来了，非常高兴，打开木桶才发现木桶里面竟全装着面条酱，那面条是经过十多天密封，已不再是面条了，而成了发紫发黄的东西，用筷子夹一口尝尝味道相当好。咸咸的、甜甜的、甜中还带香，附近的人听说后都来买，人们称它为“面酱”。

就这样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盖海家的生意更好了，十多桶面酱全卖完了。

第二天，盖海和王福一起分析了做面酱的原料，他们开始自己做面酱了，从此他们的“面酱”生意红火了起来。

七月七卡巧果

北芳

儿时的七月七，有期盼，有梦想，有憧憬，有好吃的花果子，还有夜晚那么安静的一刻，躺在院子里的草席上，目不转睛地遥望着璀璨的星空，耳畔是老人们娓娓叙来的古老又美好的故事，皮肤上划过的是老人家手摇蒲扇送来的轻风，手里不停地把玩着脖子上挂着的花果子……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七夕就叫七月七，没有情人节之说，也没有什么穿针乞巧、蜘蛛应巧、拜七姐之类的风俗，我们所能做的，只有卡小果、穿小果。

早在初夏麦子上场时，姑娘媳妇就为七月七卡小果做准备了。她们在麦堆上掐一节一节又粗又直的麦秸，一把把绑起来，回家用水浸泡软了，然后用指甲一根根豁开，上山干活时，姑娘媳妇们书包里装着麦秸，歇息时凑在一起编“老鼠屎”。闹不清为什么叫用麦秸或正面或反面编出的像棒槌样式的物件为“老鼠屎”，大概是取其象形的叫法。用一根麦秸做中心轴，豁开的麦秸就在这轴上两头穿，一节麦秸穿完后，编出的“老鼠屎”比花生仁要稍大点，一根轴上能编八九个。

编好的“老鼠屎”好好收藏着，等到七夕前几天，姑娘们拿出一串串“老鼠屎”，用“饽饽靛”（过年点饽饽的红黄绿三种染料）调出各种颜色，将一串串用麦秸编的老鼠屎分别染上五六种颜色，晾干待用。

对小孩来说，每个传统节日的盼望就是吃和玩。七月七这个节日我们比母亲记得更清楚，清早一爬起来就嚷着叫母亲卡小果。母亲用糖精和水，泡上一个细玉米面引子把面发上，那时穷，没有像现在这样用鸡蛋、花生油、酵母、白糖和面卡巧果，用糖精和上甜丝就不错了。

家家户户都在用糖精水发面卡小果。家家要卡一些巴掌大的小果，更要卡一些只有花生果那样大的，目的就是要给孩子们串起来玩。

夏天高温，发面后一个小时就开了，母亲刚把面板拿到炕上，我和妹妹就急忙跳上炕搓揉面，各自揪下一小块在面板上揉，揉匀了，搓成长条，母亲和的面团很硬，按在小果卡里一般不黏粘，面软的话就得往卡模子里撒干面粉了，按完一版，在面板上一磕，就出来各种形状的小果了。小果卡都是祖传的梨木卡，现在我把母亲和姥姥家的十几把小果卡都收藏了，如同收藏我儿时的记忆。

妹妹喜欢磕大一点的小果，那些鱼啊狮子的模型都很大，一会就磕一算子，而像铜钱那么大的用来穿成串的小果子，就由我来磕。要把面团搓成很细的长条，一个个往里按，是个慢工。

母亲说，卡小果不能在一个壳娄里按两块面填满，那样磕出来的小果



必然是两半，必须揉匀了才能往卡里按。全家动手卡小果速度很快，母亲高兴得唱着顺口溜：“狼打柴，狗烧火，小猫洗手卡巧果。”

锅温热了，母亲边往锅里放小果边传授经验，要先把有花纹的一面放在锅底下，如果把背面先放在底下，小果受热一鼓起来，花纹就不清楚了。控制好火势的同时，要勤翻，防止时间长糊了。

母亲烙小果的时候，弟妹急得围着锅台转，我则把针线笸箩拿出来，把五月时节用麦秸编的染色“老鼠屎”和彩色布条准备好，准备穿小果。

第一锅小果一出锅，带着热气，吃起来还是软的，要不一会儿凉了后就硬了。我们都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先把一锅大的吃了一半，第二锅铜钱大小的也出锅了。我和母亲开始穿起了一串串小果，我用针线先穿七八根小布条，再穿一个小果，接着穿一个麦秸编的红色的“老鼠屎”，再穿一个小果，再穿一个绿色的“老鼠屎”，“老鼠屎”的颜色要间隔循环，这样一长串小果悦目欢心。

满街都是舞动着小果鞭子的小孩，在比赛谁的小果串得长，串得长的自然骄傲无比，以胜利者的姿态幸福好多天。玩够了就一个个啃掉了，回家时常常只剩下串蒜秸和方块布，只有那些有心的小女孩舍不得吃，把玩一天后，就挂在大镜子的两个系绳的

钉上，垂下来倒影在镜子里，像两条龙尾。

到了夜里，乘着微凉的风，我和小伙伴跑到葡萄架下蹲着，要听牛郎织女对话。我妈喊我了：“死闺宁，你们都在这蹲着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悄悄的，我们老是听不见织女姐姐说话呢。”我妈拉我走：“在炕上躺着悄悄的，一样能听见。”于是我躺在炕上，在想象的童话中走进梦境。

多年之后，当我读到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”，一种磁性的伤感袭上心头，想起小时候听天语的童话，想起我在时光里箭步如飞消耗的光阴纹络，我总是辜负着那些好时光，那些节日里的小欢喜。

如今，各种玩具充斥在小孩的哭里笑里睡里梦里，还有哪一个小孩子会为得到一串小果而兴奋不已？七月七日人们懒得卡小果，到集市上去买一串给孩子玩，但是穿小果用的麦秸编的“老鼠屎”已绝迹多年，而是用最细的高粱秸剪成一寸长间隔开每个小果，无论如何也没有当年“老鼠屎”穿的小果漂亮了。

我喜欢民俗浓浓的节日，总是带着无限喜庆的色彩，那么似水流年。我喜欢民俗里的脚踏实地，比纸上谈兵更动人，因为生活不是金石裂帛，而是花好月圆时的大俗与大雅。这些雅俗的小欢喜都遗落在时光的梦里了。

水的担忧



董淑荣

上世纪，曾有专家预言：“21世纪的战争，是水的战争。”随着地球的升温，极地冰盖的融化，缺水会是世界性的问题。我接受了智者的观念，退休后，便和我家先生选择了咱烟台市最好的水源地——昆嵛山主峰泰礴顶北麓的小山村——涝夼村来养生休闲。涝夼，名副其实，泉水多，清冽甘甜，《牟平县志》中有专门记载。山泉水用来煮茶煮水，没得比。

我家先生心灵手巧，又特勤快。经过近十年的设计雕琢，把我家整得有花有果，有塘有鱼，人见人爱，都夸是仙人住的地方，引来了许多新老朋友。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建成了昆嵛休闲驿站，如今还成了有关单位的创作基地和会员之家。

你看我和朋友们共同写的小诗：问道昆嵛山，足踏休闲地。花香鸟语声，田园风光丽。小鸡炖蘑菇，红烧花鲢鱼。人醉仙境中，不觉日偏西。意境美吧！

前年，我侄女春兰安排我和我家先生去南方，逛了黄山和杭州千岛湖，回来我一直兴奋着，为祖国有这样的大好河山而自豪。今年4月，侄女又让我们去爬泰山。回来一路上，我意犹未尽，记录着经过的地方名字和大桥河流。回到家后，我则陷入隐隐的担忧之中，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了。

途中，我记载了10座大桥和河流，有5座桥下不见水，也不见了河床。有水的五条河流，其中两条水很少。正常的河流只占30%，且都近北边。足以说明水的匮乏，足以让人担忧。

好在国家重视水的问题，已开始南水北调。但，远远不够！解决了城市供水，农村呢？解决了人的供水，庄稼呢？这如人体输血一样，总不如自己造血。我想，首先是加强宣传，提高人们对缺水的认识，并节约用水。在夏天暴雨季节，是否可以像海岛人一样，多蓄积雨水，以供不时之需等等，人们集思广益，专家出招，那一定会解决问题的。

水啊，生命之源！清冽的水啊，人们所愿！